

第十回 端陽哭別娘離女 秋夜欣逢弟會兄

詩曰：

鴉聲報屋角，驀田風波惡。
雌雄不同巢，骨肉不同醪。
少者嚮南飛，老者往北落。
忽然變羽毛，相顧猶驚錯。
川流有盡期，慘淚終不涸。
萬古別離情，茶若飲百藥。

卻說楚卿回至寓所，暗思：消息祇在這個時辰。等了一會，心躁起來，竟如小兒思乳，老狐聽冰。風吹草動，都認是衙裏人來。不多時，祇見方纔監場的管家，手執紅帖，笑嘻嘻進來道：「相公高中了。」楚卿聽得高中兩字，把一天愁撇下。那管家上前叩頭。楚卿挽起。管家道：「家老爺說，相公詩才第一，今日就要請進，恐非特誠。明日是月忌，請後日相會。已差人到趙州，請俞老來陪。」楚卿問：「那個俞爺？」管家道：「就是遂平知縣，陞在這裏做同知。夫人說，他前日曾與相公說親。故此，特去請他來為媒。」楚卿大喜，就問：「你姓甚麼？」管家道：「小的喚做鄭忠。」楚卿叫蔡德折飲金五錢賞鄭忠，鄭忠謝去。楚卿看帖，是「二十四日祇聆大教」。

挨過二十三二十四早，忽見鄭忠慌張走來，道：「相公，俺家老爺禍事到了。昨日五鼓報到，說沙河、廣昌、長垣三處被流賊打破失守，犯官拿解，說家老爺擁兵不救，致失軍機。下午又有報，說聖上已著錦衣衛來扭解了。老爺急了，恐家小不便，昨夜打發夫人小姐出城，暫避晉州，聽候消息。今朝封門待罪。著小的報告相公，說事體重大，相見不便，親事做準，相公不須別聘。俟進京辯白後，馳書到歸德定局。如今拜上相公，暫回省下，勉力南場，不必在此。」說罷跑去。楚卿大驚失色，答應不出。轉是蔡德趕上，附耳道：「且問夫人小姐著落。」鄭忠亦低語道：「如今我與你是一家人，說也無妨。大約候老爺進京消息。即要回鄉，料理銀子進京使用。」拱手去了。蔡德回來說知。楚卿道：「一天好事，又成畫餅。你今可到衙前打聽。」蔡德去了。

到了上午，楚卿坐臥不安，亦到衙前。撞見蔡德走來道：「錦衣衛進衙門，讀過詔書，將沈老爺鎖了。」楚卿計無所出。少頃，各屬官員都到裏邊問候。不多時，又見喝道聲來，望見一官，正是俞彥伯。楚卿閃在旁邊，令蔡德至面稟著，自己回寓。未及片刻，蔡德進來道：「俞老爺問候過沈老爺，來拜相公，已到門前。」楚卿接入。

先稱賀過，復細述前事。彥伯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且請兄到弟任所，打聽消息，再作商議。」楚卿道：「弟匆匆而來，歸心如箭，斷不能專拜了。」彥伯道：「兄急欲回府，不知有何事。」楚卿遂將吳子剛相約同居事說著。彥伯道：「此人原是漢子。兄既要回，且請放心。小弟打聽沈年伯的信，著人達兄罷了。」說畢回去。到了次日，楚卿聞沈長卿出城去了，祇得自回鹿邑。

且說沈長卿同錦衣衛官進京，聖上發三司勘問。三個守官俱說：「流寇來時，調兵上城嚴守，已經八晝夜，沈鎮無救兵不至，內外無援，以致被他攻破，非干卑職失守之罪。」沈長卿道：「彼時被圍，非止一處。犯官發一枝兵守樂平、忻州，一枝保靈壽、新樂，自統一枝巡易州、高陽。及報馬到時，急撤兵回，又恐本處失守。祇得虛張旗幟，留兵一半，仰副將嚴備，自統精兵三千，連夜到沙河時，賊已退去。再到開州，已是兩日半。忽報長垣、廣昌已經打破了。犯官遠不濟近，分身不得。望大人詳察。」廣昌守官道：「靈壽、樂平有救兵，所以守得，廣昌不救，所以失了。」長卿道：「賊寇出沒不常，廣昌路遠，調兵不及。」法司道：「廣昌路遠，以致攻破，這也罷了。沙河、長垣路近，為何不救？我曉得是受賄則救，無賄就不救了。不用刑怎肯招！」遂叫夾起。長卿喊屈連天，夾得個發昏。

法司道：「你不招麼？」長卿道：「易州圍十四日而不破；垣曲、渾源、翼城比廣昌更遠，救兵亦未到，那地方官效力，俱不破；今長垣、沙河廣昌乃守官貪生畏死，不肯血戰，致有此失，豈關犯官怠惰之故？」法司道：「一概發刑部牢，俟太原關防文書到日再審。」遲延數日，夫人將銀子央人到各衙門打聽關節。法司申奏，中間替他下一句：「土賊到處竊發，救應不迭，實非誤國。」旨意下來：「三處守官削職，沈大典賠償三縣錢糧一萬七千三百餘兩，家產籍沒，妻孥入宮。」又虧狀元張以誠一本，說：「防御疏虞，止於材短，非畏敵失機擁兵不救一例，聖恩尚宜矜赦。」旨下：「籍沒概免，錢糧不赦，俟償清釋放。」長卿在獄，見事頗難定奪。雖無罪名，這項銀子卻是難事，即差管家李茂、陸慶到晉州一邊送小姐回家，變賣產業，一邊送夫人進京，到連襟朱祭酒家商議。

時五月初五日，夫人得了此信，對若素道：「雖有生路，你父是個清官，那裏有許多銀子？家中產業雖幾千，也緩不濟急，那裏一時得盡變賣？」又低低對若素道：「祇有一種銀子，你父對我說，是祖公遺下的三千兩，藏在房裏左邊第二柱下埋著。又，我房裏樓梯邊夾牆板內，有扁匣一隻，赤金三百兩，明珠五顆，小鎖鎖著。要妥當人同陸慶送上來。祇是你終身未了，兄弟又小，後來怎麼過得日子？況你父在獄，未知何日出來，弄得人離家破，好不痛殺也。」母子兩個大哭。李茂道：「哭也無益。如今就有銀子，也不好一時就完。奶奶到京，且把現在的銀子完了些，朱祭酒是大富，難道奶奶去借不得幾千？老爺的同年故舊門生也不少，那裏不借得三千五千兩？倘有人見老爺受此無辜，再上一本辯白，或者聖上赦免些亦不可知，何必這般悲泣？」夫人道：「話雖近理，祇是天氣漸熱，公子亦小，自然隨我入京，小姐怎樣獨叫他回去？況十六七年未離娘畔，今一旦南北分路，長途辛苦，教我如何割捨？」小姐哭道：「父親事大，孩兒事小，母親祇吩咐孩兒回去怎樣就是。」夫人道：「如今水路回去，是犯官家小，也沒有阻止。但女子家不便，不若裝著公子。衾兒、採綠一概男裝。祇陸慶妻子與宋阿媽老婦人不妨。你回去把租稅與管家算明，先計較二千上來。其餘田產，得價就賣。京中要銀，我著李茂來取。」陸慶便去叫船。初六日，夫人往北，若素往南，大家說聲保重，灑淚而別。

若素同一千婦女上了船，夜住曉行，一路回來。及到河下，日已平西。若素等仍改女裝上岸。來到門首，寂無人影。進了牆門，見第二重門上，兩條印封封皮，十字封著。陸慶急尋賈門公及兩邊從屋住的家人婦女都來，便道：「小姐且在我們家裏坐，外邊人得知不便。」若素聽了，即跟李茂妻子家裏來。

眾人道：「自三月二十四日老爺拿問，我們聞得，日夜彷徨。後縣官來說，京師有報，說老爺坐贓銀一萬七千三百兩，家私籍沒，恐有疏失，欽差到來，地方官不便。遂打入裏邊，祇除臥房不曾進去，其餘俱記上簿。將門重重封鎖，還著總甲同我們巡更守護。個個嚇壞，家裏人已逃去六七房，止有我們幾個，有丈夫、兒子在京沒處去。後來聞得聖上準一本，免了籍沒，方纔不要總甲並我們守護。」縣官又來吩咐道：「雖不籍沒，尚有贓銀，倘家眷回來，必要申明上司，方許入去。如今小姐甚麼主意？」若素道：「我家賠償銀兩，又不是貪官，怎說是贓銀？」陸慶道：「小姐今日到此，隨處可以棲身，家私什物，料無人敢來擅取，但要銀子進京，陸慶卻不曉得，要小姐主意。」若素沉吟半晌，想：房中那銀子，數目多，一時難取。夾牆裏匣子是易取的，趁今日無人知覺，且取出來再處。因叫陸慶：「你且收拾行李，吃些夜飯再議。」到了黃昏，對陸慶道：「老爺無積蓄，止有祖遺金子三百兩，你取長梯來，叫李茂兒子拿了燈爬進去，我把鑰匙與你，開到夫人房裏，樓梯邊夾牆板內有個匾匣，你可取來。」兩人去了。

一更將盡，果然取來。若素取匙開看，匣裏另有一個錦囊，內有晶瓶，知是明珠，不取出來。對陸慶道：「如今我住在那裏好？」陸慶道：「此處公人頗多，未免覺察生疑。舅爺住在西門外十二里，鄉村僻靜，可以隱藏。二來我家租稅，俱在碧山莊，管家黃正，賣田糶米，交割又方便。明晚，喚一隻小船，趕出水關，住在那裏去。」若素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是夜，宿李茂家。明日晚上，陸慶引小姐等出城，往舅家去了。

再說楚卿冀州回來，管家周仁接問一番。又說：「相公去後，報了科舉。如今正宜用功，爭得舉人，婚姻更容易了。」楚卿依言，日夜勤讀。到了仲秋，遂往開封府應試。與蔡德道：「吳相公是監生，必來應舉。你可往貢院門首，貼著我的寓處，以便相會。」蔡德領命去了。考過三場，甚是得意到十六晚，忽聽外邊有人問店主人：「你這裏有個鹿邑胡相公麼？」楚卿認得是子剛聲音，急走出來。相見大喜，迎入裏邊。子剛道：「本期二月到府，不期房業頗多，變易甚難。直至七月終，乃得妥。見試期近，因與家母商議，俟場完順便尋賢弟一晤，至九月移居。適於貢院前見尊示，所以跟問到此。」楚卿道：「今場事畢，弟正欲到貴宅。一則迎候伯母，二者訪問沈氏消息，竟與兄同行何如？」子剛大喜道：「若得賢弟到舍，便是大幸了。」當夜，二人抵足，談場中文字。明日，遂同往汝寧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